



THE RULE OF THREE
末日三法则

② 盟友

[加] 埃瑞克·华特士 著 任小红 译

如果末日真的来临，那么这就是一套完美的末日幸存手册

THE RULE OF THREE
末日三法则

② 盟友

[加]埃瑞克·华特士 著 任小红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日三法则 2: 盟友 / [加]埃瑞克·华特士 著;任小红 译.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8.3

ISBN 978-7-5568-3366-5

I. ①末… II. ①埃… ②任…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0855号

RULE OF THREE : FIGHT FOR POWER by Eric Walters

Copyright © 2015 by Eric Walters

First published by Farrar Straus Giroux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n imprint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14-2017-0216

末日三法则 2: 盟友 [加]埃瑞克·华特士 著 任小红 译

编辑统筹 唐明霞
责任编辑 刘晓静
美术编辑 费广
排版制作 蒿薇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16
印 张 17.5
书 号 ISBN 978-7-5568-3366-5
定 价 30.00元

赣版权登字 04-2017-93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12056

“快返回！”赫伯大声喊道。

我让超轻型飞机倾斜转弯，那堆废墟重新映入眼帘，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那股尘土呈柱状升腾起来，变成一团黄云，笔直冲上云霄。透过那团尘雾，可以看到两根粗大的混凝土柱子高高地矗立在那里，上面却什么都没有了。桥梁的其他部分都不见了——用电线缠绕在桥上的炸药已经把它们炸得崩碎坍塌了。

“我不敢相信桥不见了。”我对着头盔里的对讲装置说。

“与其说不见了，不如说是让它变了个样。”赫伯说。

我低头望去，只见爆炸已经将桥梁掀到了谷底。我能分辨出车辆碎裂的残骸——一分钟前还在桥上的那二十几辆车。

两辆卡车着了火，冒着滚滚黑烟。大多数车都侧着掉下去摔成了碎片，散落在山岩中间，有的一半淹没在水中，有的埋在随之掉下去大块的混凝土残骸和成堆的沥青路碎块里。

我们成功了。我们把桥梁和桥上所有的卡车以及赶来毁灭我们的人全部炸飞了。就在几秒钟之前，他们还在跨过桥梁，赶来杀死我们

大家的路上——他们要杀死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街坊邻居，毁掉我们竭尽全力建设的一切。而现在，他们躺在谷底，全都死了。他们死了，我们才能活下去。

“他们应该没有人能死里逃生吧？”

“亚当，我无法想象都成这样了还能有人死里逃生。”赫伯说。

“下面有多少敌人？我们杀了多少人？”

“非常多。”他说。

我有点儿发蒙。三个月前，我们大家还过着正常的生活。结果后来不知道哪里来的电脑病毒或者什么东西把我们所有人扔进一片黑暗之中。我们把自己的社区用高墙圈起来，高墙外面有我们昔日的朋友，也有敌人。现在，我们竟然杀死了几十个，不，几百个活生生的人。可是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么办？他们要来毁掉我们的家园，要抢走我们辛勤劳作所创造的一切，抢走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而且谁敢拦着他们，他们就会干掉谁。我们和他们之间是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所以他们死了，掉下山谷，躺在一片废墟中。

我不允许自己为他们感到难过，也不会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到后悔。我知道要是换了他们，肯定不会为我们感到难过——他们不会有任何感觉。

“飞下去。”赫伯说。

“需要我飞到多低的地方？”

“我想让你着陆。”

“到那下面去？”

“离崩塌现场越近越好，能做到吗？”

“嗯，估计能吧。”

河边有一条柏油小路，以前，散步的、骑自行车的和推着婴儿车的妈妈们把这里当作步道。小路不宽，将河湾环抱起来，不过我已经看到有一段路很直很长，可以给我的超轻型飞机做跑道。

“我要告诉你妈妈我们要干什么。”赫伯说。他冲着对讲机说，“我

是赫伯，局长，能听到吗？”

对讲机里先传来一阵静电的刺啦声，然后是妈妈的声音。她站在距离桥梁很近的地方。“收到，赫伯。”

对讲机里传来大家欢呼的尖叫声：他们在庆祝胜利。各分队聚拢在妈妈身边，庆祝那些栽进河里的谋杀者死于非命。我亲眼看到这一切，我看着我们下方的战果，却还是难以相信，心中一时五味杂陈——快乐、悲痛、哀伤和迷惘交织在一起。我们会生存下去，我们会生活下去。他们死了，意味着我们可以活下去了。

“局长，桥下爆炸现场的安保工作有什么计划？”

“已经在安排了，赫伯。我让布莱特把一半手下留在溪谷山顶，在东边掌控局面并提供保护工作，好让他率领另一半手下到残骸所在地去查看。”妈妈说道，听上去跟她当警察局分局局长时的口吻一样。

“我还会派出两个小分队，一南一北，封锁现场。”

“好极了，这样我们就敢去查看现场了。我们打算下去……如果你同意的话。”

“你们要着陆？”

“是的，局长。有人保护现场，我们不会有事的。所以让布莱特的小队下去照应我们再好不过。可以让大家先回社区去，以防万一。赢了战役却输了战争就没有意义了。”

妈妈有点儿迟疑：“你们在上面是否发现有其他危险分子冲着社区来了？”

“什么都没有。”

“好吧。我会让他们都撤回家去，并把消息传开。我们成功了。”

“深表同意。”

“我说，赫伯，你得照顾好我儿子。”她说。

“你说反了，局长，是亚当在照顾我。”

“那你们就相互照顾，直到平安归来。我这就带着后备人员回去。豪伊留在这里指挥。”

“好主意。应该由你率领大家回去，并告诉人们，他们安全了。”

“估计这次行动会让他们相信我们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好像我们真的清楚似的。”

“我们所见略同。”赫伯说，“这还有助于他们应付即将到来的坏消息。”

“完毕！”妈妈结束了通话。

“坏消息？”我说。我听到自己的语调惶恐不安。

“不是今天，亚当。今天只有好消息，可是坏消息迟早会来的。”赫伯说，“等坏消息真的出现的时候，他们得记起来你妈妈是带领他们成功渡过这次难关的领导者之一，那样他们就会相信她会带领他们渡过下一次难关。”

“明白了。”我说。突然，我们遭遇一片扰动气流，超轻型飞机像过山车似的剧烈颠簸起来。赫伯倒吸了一口冷气，紧紧抓住挡风玻璃框。我暗自微笑起来，真是好玩，无所畏惧的赫伯竟然怕坐飞机，估计我是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要降落了。”我说。

我松了松油门，降低速度，让飞机对准下面的小路。降落速度越慢，降落时需要滑行的距离就越短。我们斜着飞进河谷，两旁的峭壁保护我们不受侧风的影响。我们开始下降了，高度越来越低。河流在我右边，东边的峭壁在我左边。头顶上的那团烟尘冉冉升上天空。我嘴巴里都快尝到尘土的味道了，爆炸物、汽车着火和汽油燃烧的气味已经非常刺鼻了。

步行道迎面扑来。这条路比我习惯当跑道的那些道路窄得多，所以我得非常精准地让几个轮子落在沥青路面上。如果其中一个轮子触到柏油路旁边较软或者较硬的地上，整架飞机就有可能失控打滑甚至翻倒。或许在这里降落不是什么好主意，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何况，子弹和爆炸物我都躲过去了，想要把我打下来的飞机也没能奈我何，这么一小片草地怎么可能要了我的命？

我压下右舵，让前轮对准小路的正中央，轻轻把操纵杆往回拉，以降低飞机的高度，然后把油门松开更多，以放慢速度。不过我还在侧耳倾听发动机的声音，确保给油不会太少以致失速。我们越来越低，身后螺旋桨的嗡嗡声形成了稳定的背景噪声，直到我们离地不足五米。我们落地了，飞机轻轻往上颠了一下，又安安稳稳地落在了地上。我把油门全部放开，全神贯注地看着那条小路，确保我们一路沿着粗糙的柏油路滑过去，然后渐渐慢下来，直到最终停下来。我不由松了口气，如释重负。

“干得好！”赫伯说。

“要不要我滑到跟前去？”

“滑过去，不要离得太近。”他说，“万一有东西爆炸，不能让你的飞机受到损伤。那些卡车里装的可都是武器和弹药，而且汽油缸也有可能爆炸。”

“那我们大家不是应该离得远远的，等到确信不会爆炸再过来？”

“没有时间等待。我们得赶在那些东西入水太久或毁于二次燃烧之前把它们捡走。那些卡车上有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

“好吧，明白了。”我咕哝了一声。我多给了点油，飞机沿着步行道滑了过去。

“这工作不怎么令人愉快。”赫伯说，“我知道感觉就像从死人那里偷东西似的，可是他们应该再也用不上那些东西了。再说了，留在这里的任何东西都可能落入别人手中，而那些人可以拿起捡到的东西对付我们。”

“我理解，可是……他们全都死了吧？”

“桥上的人全都不见了，就像从二十几层的楼上掉下来。不管怎么说，就算他们奇迹般地活下来也活不久了。”

“什么意思？”我问。

“他们的伤势会非常严重，根本没得救。如果碰到哪个人还活着，我们得，嗯，采取行动。”

我的心猛地一跳。“采取行动。”我知道他什么意思，至少我认为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我不能……不能这么干。”我结结巴巴地说。

“没有人要求你这么干。我来干。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狗痛苦地死去。”

“可是我们说的不是狗。”我说。

“不是狗，是那些到这里来杀死你我，杀死你的妈妈、你的弟妹妹和住在我们社区里所有人的人。谁拦着他们，他们就杀掉谁，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抢走，就算没有惨遭杀害的人也会因为没有食物、没有活下去的手段而丧生。”

“我知道，我都知道。我知道我们别无选择。”

“你亲眼见过他们的暴虐行径。”

要想把那些画面赶出我的大脑根本不可能。我确实知道他们干下了什么兽行。他们荡平了欧德·伯纳姆社区，那个社区的住民曾经跟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们捣毁那个社区的围墙，纵火烧掉房屋，用火箭筒和榴弹把警卫们炸成碎片，近距离射杀俘虏，交火中打死无辜的妇女和儿童，然后洗劫了社区，把剩下的东西一抢而空。

“那里的情景会像地狱。”赫伯指着浓烟说。

“我已经见过地狱。”我想着遇袭后的欧德·伯纳姆说，“我从地狱上空飞过，还降落在地狱里。”

“见过一次不等于还要再见一次。好了，够近了。熄火吧。”

我把油门彻底松开，我们停了下来。赫伯解开安全带，手里端着步枪爬下飞机。我也跟在他身后下来，从皮套里抽出了手枪。就算那些人全都摔死了也可能有其他的危险。危险总是会有有的。

赫伯朝那堆碎块走去，招招手示意我跟上。桥梁的残骸——混凝土、沥青和金属参差不齐地从山谷的这边横跨河流延伸到山谷的另一边。那团烟尘在我们眼前渐渐消散，随着尘霾缓缓升高，露出的残骸越来越多了，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座桥只剩下那两根巨大的桥

墩高高耸立在那里，显得那么不可一世。

堆起来的残渣足足有七八米甚至十米那么高，那些卡车散落开来，有的侧躺着，有的四轮朝天，都已经坏了。有一辆卡车仍是四轮着地，仿佛一踩油门就能开走。我们走过去我才看到它的侧边已经裂开，里面的尸体纠缠在一起，扭曲成极其怪异的姿势。

很难相信这一切都是化肥和化学制剂造成的——从我们的橱柜里、车库里和超市被洗劫后的货架上找来的，赫伯告诉了我们怎么用这些东西配制出威力足以炸掉一座桥、掀翻所有卡车并结束所有那些人性的炸药。

“我这辈子见过的东西多了，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景。”我们走过去的时候赫伯说。

我努力咽了下唾沫。这幅场景如此可怕，却同时又有点儿让人移不开眼睛。

“人们都说看到车祸现场很难移开目光，这里就像一百桩车祸事故同时发生。你不用再往前走了。”

“我都走了这么远了。”我说。

“到这里就够远了。我想让你回到飞机里，而且——”

“小心！”我发出一声惊叫。只见有个人翻过前面残骸边缘，手里拿着步枪！我举起手枪，赫伯赶紧把我的手臂压低。“是我们的人，亚当！是布莱特。”

我狂跳不已的心差点儿罢工。是布莱特，还有一个人跟在他身后露出头，接着是第三个人——我最好的哥们儿托德，后面还有几个人，我都认识。有欧文、蒂姆、加文和南街的戈麦斯先生。我差点儿开枪打死他们，至少是差点儿向他们开枪。我往后退了一步，为自己险些扣动扳机而心惊肉跳。谢天谢地，赫伯及时拦住了我。

“在极端情况下这种事时有发生。”赫伯说，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刚才肾上腺素上涌，所以看不清楚。”

布莱特举了举手冲我们打招呼，我没理睬。

“可是你看见了。”我说，“你看得很清楚，并及时阻止了我开枪。”

“我可不一样，我又不是菜鸟。”

这种事有个说法。不知道你们会称之为什么？是屠杀，是杀戮，是屠戮，还是……我不让自己再想下去。这种事不需要说法。

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地现身，至少有十来个。他们按照我妈妈的命令爬下山坡，越过了路上的残骸。

“大家过来一下！”赫伯冲他们大声喊道。

他们聚拢过来，把他围在中间，我悄悄朝外围退了几步。

“我们打赢了。”赫伯说道，众人齐声欢呼起来。“至少现在打赢了。”欢呼声戛然而止。“还有很多很多事要干，我们必须小心，别让死人要了我们的命。”

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要去搜查那些车辆。必须小心岩石和碎石，小心落在地上的车辆——它们都不稳。还要小心各式武器，比如可能爆炸的炸药。我们要一辆车一辆车地搜过去，一具尸体一具尸体地查看，把所有对我们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拿走。”

我看到众人脸上的震惊。杀人是一回事，搜查尸体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些东西就不用说了，比如枪支弹药，但是我想要的不止这些。我们会发现诸如火箭推进式榴弹（RPG）和塑料炸药之类的比较复杂的武器。如果你们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千万不要碰，我再强调一次，千万不要碰！回来让我去研究。此外，我们还要把防弹背心、对讲机、食物，甚至靴子全都拿走。”

“你是想让我们剥光尸体吗？”有个人问道。

“制服可以给他们留着，可是靴子必须要拿走。”布莱特说，“到了某个时刻可能用得上。”

“我知道这很别扭。”赫伯接着说，“盯着别人的眼睛看是很别扭，即便那些眼睛再也看不到东西了，那些人已经死了。可是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我的手下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布莱特说。他的声音非常镇定。他怎么看上去这么自信？

“不用多找几个人帮忙吗？”另一个人问。

“不用，我们要尽量减少接触人群，尽量不让别人看到我们将要看到的场面。”赫伯解释道，“你们大家都上过前线，见识过的东西比别人多。你们最能应付这项工作。”

“有没有人没胆量去？”布莱特问。他看着站在自己身边的人——他经常率领这些人到外面去巡逻。他们有的摇摇头，有的咕哝着说能干得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因为别无选择只能表示同意。

“那我们这么安排：布莱特跟我一道。”赫伯说，“我们两个先查看每辆卡车，等我们确定卡车上没有危险并告诉大家都需要做些什么，其他人就可以跟上，拿走装备，搬走尸体。”

“为什么非得把尸体搬走，留那儿不行吗？”有人问道。

“不能让尸体在车上腐烂，会污染河流的下游，散播疾病。得把它们处理掉。”

“要把它们埋了吗？”

我知道赫伯不是这样打算的，布莱特也知道。

“我们要来一次烧烤。”布莱特说。

我不敢相信他竟然拿这事开玩笑。只有变态的白痴才会觉得这件事好玩。不过，或许这就像在丧礼上发笑，也或许他只是为了让人们放轻松点儿，能对这事一笑了之。

赫伯扭头对我说：“亚当，我想让你回到天上去。”

“我干得了。”我说，“你需要人手。”

“我知道你干得了，可是我真的需要你上去帮忙。”他指着天空说，“你得回到天上去给我们放哨，给社区提供支援。”

“我们不是已经干掉他们了吗？”托德说。

“我希望我们把绝大多数敌人都给干掉了。”赫伯说，“我们得数一数尸体，看看这些卡车里有多少人，这样才知道还有多少人活着。”

“你觉得可能他们还有很多人会来找我们？”欧文问。

“我希望这是一次集中进攻，希望他们全都上了，不过我不确定。”

“要是还有什么人蠢到敢来袭击我们，我们就把他们统统处理掉。”布莱特说，“他们会跟这些人一样有来无回。”

大家都点点头表示赞同。他的话听上去特别有说服力，而且十分果断，当下人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姿态。这是赫伯的行事风格，布莱特是跟他学的。

“我们让亚当到天上去只是为了以防万一。”赫伯说，“有备无患嘛。”

“好吧，没问题，我现在就飞上去。油箱里的油还够飞两个小时。我可以待在天上警戒，等燃油不多了，我就飞回去加油，然后再飞回天上。”

“那太棒了。我需要你去兜几个大圈，确定没有其他人沿着剩下的那两座桥往北或者往南走，此外，我还需要你在社区围墙上空盘旋几圈。我希望能彻底排除有人从另一个方向朝我们社区逼近的可能性。”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对吧？”我问。

他点点头：“只是以防万一，但咱们还是要保持警惕。你需要多双眼睛帮你看着点儿，我希望有人跟你一起上去。”

“我可以去。”托德主动请缨。

我惊讶地看着他，想看出来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他一直都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坐着我那架“会飞的割草机”（他把我的飞机称为“会飞的割草机”）跟我一起飞上天的——可是他居然非常认真。

“很好，那就这么定了。”赫伯说，“现在我们最好动工吧。时间不多了。”

2

赫伯率领其他人走了，我和托德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我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他，说：“我还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坐我的超轻型飞机呢。”

托德耸了耸肩：“此一时彼一时。我从来没想过会去搜查尸体，也没想过会去脱下死人的靴子。飞到天上去看起来还不错。”

我们踩着沙砾和碎片回到飞机跟前。我小心翼翼地抓住尾翼，提起来把超轻型飞机掉了个个儿，让它头朝我刚才着陆的方向。

“你在做什么？”托德问。

“最长、最直的跑道朝向那头，这样起飞会比较容易。”我把尾翼放回沥青路上，然后爬进飞机，扣上安全带。

托德站在飞机旁边。

“你上不上来？”

“我还在考虑。是去搜查尸体好还是变成一具尸体好？”

我哈哈大笑起来。从前的托德又回来了。

“谢谢你的信任票。我得起飞了。你要么赶紧上来，要么回去找

他们。”

“我这就上来。”托德说。

他爬进来在我旁边坐下，立马压得整个飞机往下沉了。我伸手抓过他的安全带，“啪”的一声扣起来。

“这样你就掉不出去了。”我解释说。

“很好，现在我感觉好安全。”

我把头盔递给他，里面对讲机的线插在主控台上。“戴上这个我们就能通话了。”

我们坐好之后，我就打开燃油管路，启动引擎。引擎马上启动了。

“你不希望你的老爷车也能这么灵光吗？”

“我的车不需要这么靠得住。就算它失速了我们也可以停在路边。要是这架飞机失速了，我们就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踩着制动器，但是能感觉到身后螺旋桨的推动力推着我们往前走。

“你这算是给我吃定心丸吗？”托德问。

“不算，实话实说而已。出发喽！”我打开油门，飞机开始沿着小路滑行，速度越来越快。

“我们是要起飞还是要一直往前开——”

前轮离地了，我们飞了起来。

“我们要起飞了，抓牢！”

我从眼角看到托德两只手紧紧抓住自己的座位，身子往我这边倾斜。我把风门杆往回拉，飞机迅速攀升，然后我稍稍转过头去看托德脸上的表情。他看起来吓坏了。我并不想吓他——嗯，不想把他吓坏。我减缓了攀升速度。

“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说。

“要是飞好几百米突然停下，不担心才怪呢。咱们能不能飞低点儿？”

“咱们要飞得比这高得多才能看到有没有情况。再说了，飞得高

点儿更安全。”

“怎么可能飞得高了更安全呢？”他追问道。

“要是发动机熄火——”

“发动机会熄火？”

“从来没熄过。运转非常好，就算它当真熄火，我们也可以滑翔降落。飞得高我就有更多的空间寻找着陆的地方。”

“也会从更高的地方掉下去。”

“我说，从几百米高的地方掉下去还是从几千米高的地方掉下去根本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一死。”

“又来了。这句话也不是定心丸吧？”

“这回我也没想给你吃定心丸。睁开眼睛就是了。”

我们很快就飞到了邓达斯街道桥梁的上空。一群人正站在桥边往北看，他们凝目望着天空中的那团烟尘。不知道那声爆炸会传到多远的地方，那团烟尘能被多远地方的人看到。

沿路还有些人，在这个距离可以看到他们在动——一辆老卡车正沿着那条沥青小路驶去，不过看上去应该没什么需要担心的。

“这条道路安全。跟赫伯报告一下，然后我就兜个圈子飞到社区那边去。”

托德用无线电报告下面一切安全后，我就倾斜右转，结果又看到托德一脸紧张，牢牢抓着座位。我放慢速度，稳稳地转过去。

下面成千上万栋住房被环抱在小块小块的绿地中间，沥青路像一条条黑色的带子延伸开去，还有一座座学校、商店和公司。如果不是被遗弃的车子丢在街上，烧毁的住房和建筑物零星地点缀着大地，我几乎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正常。

“下面看上去如此宁静祥和。”我对着对讲机说。

“不知道你怎么会觉得下面很祥和？”托德说。

“我没说下面很祥和，只是看上去很祥和而已。高度和距离具有欺骗性。”

“真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个骗局，都只是一场恶作剧。希望我闭上眼再睁开，一切就恢复到从前了。我坐在你那辆美丽的老爷车副驾驶座上，我们开车到处去兜风，准备好好过个暑假，或许还能找两个女孩跟我们一起过暑假。”

“我有女朋友了。”我说。

“不，你没听懂，那两个女孩是我的。话说回来，两个可能不够。”

“说得对。按照女孩们跟你分手的速度，两个最多只能撑完六月。”我调侃道。

“很奇怪怎么会这样。”托德说，“我觉得我是需要慢慢品味的那种人，就像一瓶好酒，那些女孩拥有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失去后才发现难得。”

多有意思的想法！我们是不是都会在失去某种东西以后才去珍惜它？

我想起了我们曾经的生活。仅仅十周前，我们还拥有电力、手机、新鲜水、食物、学校、家庭和看起来安全稳定的未来。可现在我们只有眼前的这些。

话说回来，或许我应该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因为差点儿有人把这一切从我们手中抢走。

我们与死亡，与比死亡更糟糕的东西之间，只隔着一座被炸毁的桥。真是奇怪，我怎么会觉得还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

“前面一公里开外就是咱们学校了。”我说。

托德紧紧抓住座位一侧，小心翼翼地探头去看：“看不见啊。”

“沿着那条路看过去。”我指着下面说，“看到它和另一条分岔大道交叉的地方了吗？”

“噢，看到了！我看到学校和对面的警察局了。我说，确实看上去很正常。”

“正常不过意味着你习惯了而已。我渐渐开始觉得现在是新的常态了，我们需要带上武器，社区被高墙圈起来，我开着这架超轻型飞